

佛教的出世思想

丁小平

提 要：出世间是佛教的终极追求，它不是指离开人生社会躲入深山古寺的空间意义，而是透彻地把握世间的实际性质，去除杂染增长清净而至于圆满境地，即世间本身而获得出世间的意义，其具体过程即进入、改革、进善、发达、觉悟人生社会的过程。

丁小平，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2006 级博士研究生；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讲师。

主题词：世间 因缘 出世 入世

明末高僧憨山大师说：“为学有三要：所谓不知《春秋》，不能涉世；不精老、庄，不能忘世；不参禅，不能出世。”^①可以说，这种分判，大体上代表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儒道佛三家各自文化特色的认识。与其各自特色相应，三家文化的具体功用，宋孝宗就曾制《原道辩》明确表示：“以佛治心，以道治身，以儒治世。”宰相张商英以治病为喻说：“儒疗皮肤，道疗血脉，佛疗骨髓。”^②这些言论，一方面立足于融合三教的立场，对三教的社会角色、社会职责做了大致划分，另一方面也和人们对于三教的见闻观感相应：儒者多立身朝政，辅佐君王，治理天下，教化百姓；道士多遗世高蹈，食气服饵，炼形养生，追求成仙；僧尼多青灯古佛，山林水下，研教参禅，体悟心性。

然而，专注出世的佛教，其出世的宗旨究竟如何？出世和入世是否截然为二？出世佛教与人生社会，究竟是两个极端还是本来一体？这是我们所要认真思考的所在。

一、世间之义

出世间的前提是世间，那么，世间究为何义？“何等为世间？谓五受阴。何等为五？色受阴、受受阴、想受阴、行受阴、识受阴，是名世间。”^③即物质（色阴）、精神（受、想、行、识四阴）的总体就是世间。^④“云何为世间？谓六内入处。云何六？眼内入处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内入处。”这就从人的六种认识机制来表述世间的含义，凡是人用以进行认识的机制，就是世间。“世间者，即是阴界入也。”^⑤这就在五阴、十二入（六内入和六外入）的意义之外，从十八界的角度阐述世间的内容。其中，十八界包括人的六种认识机制（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根），人的六种认识对象（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六境），以及产生的六种认识（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六识）。质言之，一切能认识的、所认识的以及认识本身，总和起来，就是世间。

世间又被分为三种，“一者五众世间，二者众生世

间，三者国土世间。”^⑥这就把一切生命、生命的一切因素（五阴）、非生命之物质世界划分成三种世间。又或把世间分为“一欲世间，二色世间，三无色世间”^⑦，这就把佛教认为的由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所构成的宇宙整体——这样的宇宙是无量多的——总和起来称为世间。与现代科学结合起来说，那么太阳系、银河系乃至我们科学所能探索到的一切星系所构成的宇宙整体——甚至无数这样的宇宙，都被佛教看做是世间。

另外，除了物质和精神所构成了整个宇宙和宇宙中的一切事物，佛教所说的非物质非精神的“不相应行法”也从属于世间。太虚大师在《佛教两大要素》一文中说，文字、语言、数量、时（时间）、方（空间）、和合法、因果法等都是有为法，都从属于世间。他说：“举要言之：五蕴、七大、八识、十八界、十二因缘、二十五有等一切有为法，以有生老病死故，以有生住异灭故，以有成住坏空故，以有对治破除故，皆世间法也。”^⑧

在佛教看来，世间的基本特性是无常，即绝对的迁流、造作、运动、变化。“世间无常，无有牢固，皆当离散，无常在者。”^⑨“危脆败坏，是名世间。”^⑩“咄世间无常，如水月芭蕉，功德满三界，无常风所坏。”^⑪这都是说明宇宙及宇宙中的一切都处于刹那生灭、片刻不停的运动之中。“世间者即是行，行有三种，身行口行意行。”^⑫行，即是造作、迁流。生命的生灭变化，从身体、语言、心理三种运动体现出来。

世间无常，直接引申出世间即苦的价值判断。《妙法莲华经》卷二说：“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，众苦充满，甚可怖畏，常有生老，病死忧患，如是等火，炽然不息。”由于无常的性质，所以三界乃至世间犹如危险、痛苦的火宅。佛教把苦分为苦苦、坏苦、行苦三种，苦苦、坏苦都以行苦为基础。尤其是坏苦，它指的是幸福和快乐，之所以称之为苦，就在于其无常性，一旦因缘条件消散，必然产生痛苦。而行苦，指的无常（行）本身即是苦，它是一切痛苦的根本。由世间无常，进一步引申出空、无我的义理。“无常故苦，以苦故空，以空故无我。”^⑬同

时，无常又以无我为基础，彼此互为因果，“以无我故名为无常，无常故苦，苦故为空，空故颠倒，以颠倒故一切众生轮转生死。”^④

之所以佛教认为三界乃至整个世间，都是苦的，关键在于众生内心深处都在追寻、执著绝对的永恒不变：对自我（人我执），对世间（法我执）；而事实却是绝对的运动变化。“不见诸法空，恒受生死苦。”^⑤ 不见诸法的实性——空性，而执著之以为实体，则流转生死，痛苦没有止境。“诸法虽无常，爱著者生苦，无所著者无苦。”^⑥ 错误的执著才是痛苦产生的根源，无常本身并不会产生苦；如果没有这种错误的执著，就不会有苦的结果产生。这一点，实际上是大小乘佛教的分水岭之一。小乘佛教只了知人无我，而不知法无我，所以视无常之生死流转为毒蛇猛兽，迫切地要证到、进入由人无我而构建的实体性的涅槃里去，却不知涅槃即为一法，本来就无实体。而大乘因为了知人无我，而法亦无我，所以视无常变化之生死流转与不生不灭之寂静涅槃本来一体不二，了知生死即涅槃、烦恼即菩提，视无常变化之生死烦恼当体即是常乐我净之寂静涅槃（此中义理详见后文）。

在大乘看来，小乘的无常故苦的义理，实际上是佛陀的方便法门，是度化那种自私、狭隘的钝根众生的一种方法。“以无常方便，令诸众生入佛法中……菩萨摩訶萨以持戒福德及无常方便，教化成熟出家律仪戒众生。”^⑦ “昔说一切无常，是方便也，而此方便，能断三界实结。”^⑧ 以无常为方法，可以让众生破除对世间永恒性、实体性的执著，从而进入佛法之门。小乘破除的是凡夫的常、乐、我、净的执著，而大乘除了破除凡夫的常、乐、我、净的执著，还要进一步破除小乘的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的执著，最终达到无常之常、无乐之乐、无我之我、无净之净的真实常、乐、我、净的四智菩提、清净涅槃。

总之，小乘见到无常，侧重在刹那生灭，故消极逃避，欲灰身灭智，躲进一个永恒不变的寂静涅槃里去；大乘见到无常，却见其前后相续，故积极创造，要在无始无终的运动变化中帮助无量无边的众生，从而实现无限的价值，觉悟无上的真理，而此过程本身是无始无终的，过程即是涅槃（无住涅槃）。

二、因缘生世间

《过去现在因果经》卷四说：“此五阴身以识为本，因于识故，而生意根，以意根故，而生于色。”六识是五阴的根本，依六识而有刹那灭意为根本，产生物质（色）。“世别由业生，思及思所作，思即是意业，所作谓身语。论曰，非由一主先觉而生，但由有情业差别起。”^⑨ “万物从业生。”^⑩ 这就明确阐述世间及世间万物的产生，并不是无缘无故、无中生有，也不是大自在天、大梵天或者上帝等第一因创造出来的，而是源于众生以“思”为主的意业（六识）及其所产生的身、口二业。众生自身创造世间及世间万物，其根本在意（六识）业。

到了大乘唯识学，意业被第八阿赖耶识所取代。《瑜伽师地论》卷五十一说：“此（阿赖耶）识是有情世间生起根本，能生诸根、根所依处及转识等故；亦是器世间

生起根本，由能生起器世间故；亦是有情互起根本，一切有情相望互为增上缘故……又即此阿赖耶识，能持一切法种子故……如是能生有情世间故，能生器世间故。”这段文字中有两个重点：第一，阿赖耶识是世间生起的根本；第二，阿赖耶识中含藏的有为法种子（因）遇到条件（缘），如此因、缘和合，产生现行，即产生世间的现实。“诸因及与缘，从此生世间。”^⑪ 其“因”即指种子。“心如工画师，能画诸世间，五蕴悉从生，无法而不造。”^⑫ 更是将心喻为高明的画师，世间即是其作品。

心之因之所以蕴藏着无始无终生死流转的潜能，归根结底仍是烦恼执著。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卷七说：“众生烦恼所扰浊，分别欲乐非一相，随心造业不思议，一切刹海斯成立。”同经卷四十九说：“菩萨观世间，妄想业所起，妄想无边故，世间亦无量，一切诸国土，想网之所现。”在烦恼的驱动下，妄想分别造作，无量之世间依此成立。“如如执著如是如是，于依他起自性及圆成实自性上，执着遍计所执自性；由是因缘，生当来世依他起自性……长时流转，无有休息。”^⑬ 于阿赖耶识（依他起性）起了执著，执之以为实心实性，执其见分为实即是人我执，执其相分为实即是法我执；二种我执为潜能（种子），表现为前七识的熏习，阿赖耶识受熏持种，遇到适合的条件（缘）即产生当来世的依他起性。这是阿赖耶缘起的基本义，所揭示的则是生死流转的秘密。

因此，世间的生起，即是心识种子遇缘成为现行，这是具体的结果。《宗镜录》卷七十九说：“种种五阴，皆从心起，从心现相，名之曰色。经偈云：一切世间中，但有名与色……色即收尽无情国土，名即收尽有识世间，五阴即世间故。”五阴，乃至十二入、十八界，整个的世间，都是从心（阿赖耶识）所生起，其中物质部分（色），即是所生起的相分。“或复内识转似外境，我法分别熏习力故，诸识生时变似我法，此我法相虽在内识，而由分别似外境现。”^⑭ 一切外境，都是因为内在心识的分别熏习的力量，而转变生起的。

《大乘密严经》卷下阐述了由心而生起世间的具体过程：“心名为丈夫，诸界因此生……津润生于水；炎盛生于火；动摇诸作业，因斯起风界；从于色分齐，有地及虚空；境界与诸习，识生而会聚；眼及于色等，相状各不同。此为生广门，诸有恒相续。”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、识六大要素，以及眼等具体事物的产生，都是因心（阿赖耶识）而生，心即是生长的处所。《楞严经》卷四对世间生起的描述，不以第八识心为本，而是以第八识的体性妙明真心为世间生起的根本，说：“性觉必明，妄为明觉，觉非所明，因明立所。所既妄立，生汝妄能，无同异中，炽然成异。异彼所异，因异立同。同异发明，因此复立，无同无异。如是扰乱，相待生劳。劳久发尘，自相浑浊，由是引起，尘劳烦恼，起为世界，静成虚空。”妙明真心本具湛明之性，因无明妄想而以此湛明之性为能明之觉，而本具之觉性，并非妄想所明。因此妄想之明，成立所明之觉，能取所取于是相对成立，本来不异不一，到此炽然成异。由此，内外世界分判显明，犹如天壤之别，虚空以及地、水、火、风五大元素于是生成，器世界乃至众生界，得以安立，相似相续，成为事实。

总之，世间依以心为枢纽的因缘条件而生起，心识中含藏的种子是因，前七识的无明我执（前五识或有）为缘，因缘和会生起现行；种现相生，阿赖耶识受熏持种，世间相似相续，无始无终。因缘之中，从世间生起的角度来说，种子之因是主，无明我执之缘是辅；而从世间还灭的角度来说，对治无明我执之缘是主，对治种子之因是辅。灭除无明我执，即灭除遍计所执性，证得圆成实性，在此基础上，世间的种子即还其清静依他起性之面目，依此依他起性，以般若和慈悲为工具，便可以自度度人、自觉觉他，成就出世的事业了。

三、世间、出世间一体不二

世间既然因缘所生，必然因缘还灭。“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，生灭灭已，乃名涅槃。”^⑥从小乘佛教的四圣谛义乃至十二因缘义来说，了知世间的本相是苦，找到其苦因为无明烦恼，通过正确的方法断除无明烦恼，就达到了涅槃。此涅槃，即是小乘所追求的出世。“出世间者，是名无漏法。”^⑦漏即烦恼，无漏法即无烦恼。“涅槃者，贪欲永尽，瞋恚永尽，愚痴永尽。一切诸烦恼永尽，是名涅槃。”^⑧贪瞋痴等烦恼灭尽，而达到的寂静清凉、安乐无苦的境界，即是出世之涅槃。

如前文所述，小乘昧于法我执，以灭灭生，达到生灭俱灭的实体性涅槃，其逻辑是：灭掉五阴之世间、之生死，灰身灭智，别得非五阴之出世间、之涅槃。而大乘与小乘迥异，并非要把现实的世间消灭掉，另外得到一个出世间，而是了知五阴当体即无实体性，当体即空。性空则无生，生而无生，无生，故不可灭，无生而生，故生亦不可灭，生不可灭，故死亦不可灭，生死不可灭，故涅槃不可得；性空故缘生，无生而缘生，缘生而无生，无生即无灭，无生即涅槃、无灭即涅槃，无生无灭即是涅槃。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卷十九说：“三世五蕴法，说名为世间，彼灭非世间，如是但假名……蕴性不可灭，是故说无生，分别此诸蕴，其性本空寂，空故不可灭，此是无生义。”世间之灭即是出世，然而这只是假名；世间之性即法性，本不可灭，法性本空，空则无生无灭，当下即是涅槃、出世。

《佛说大集会正法经》卷四说：“出世法者所谓涅槃法，若了诸法自性，是即了知涅槃胜法。”《华严经义海百门》说：“出世间者，谓见尘色相作实解，即为出世间。”出世的根本即在于对诸法如实而知、如实而证。知证诸法之法性本来如此，不生不灭，不增不减，不垢不净，不来不出，符合诸法的本来面目，这就是出世。“观察于诸法，自性无所有，如其生灭相，但是假名说。一切法无生，一切法无灭，若能如是解，诸佛常现前。法性本空寂，无取亦未见，性空即是佛，不可得思量。若知一切法，体性皆如是，斯人则不为，烦恼所染着。”^⑨诸法生灭相续，而实体不可得，当体即性空，无有生灭，无有能取所取、能见所见，超越思量，这就是涅槃。

大乘之出世、涅槃，是如实了知现实的世间当下就是性空，当下就是出世间，因此世间和出世间一体不二。^⑩“于生死涅槃，若起平等智，尔时由此证，生死即涅槃。”此平等智，指的即是根本无分别智，以正智缘真如，无能无所，正智与真如冥合为一，生死与涅槃彼此

平等，生死即是涅槃，世间即是出世间。“即此依他起自性，由遍计所执分成生死，由圆成实分成涅槃故……依他起自性非定生死，由圆成实分成涅槃故，亦非定涅槃，由遍计所执分成生死故，是故不可定说一性。由此自性，若得一分，余分不异。”^⑪依他起性指的即是阿赖耶识，对之起实法实体之执著，依他起性被这无明我执所染污，即此染污分依他起性就成立世间之生死流转；对之不起实法实体之执著，依他起性不被染污，即证得圆成实性（真如），依此圆成实性，才能真实了知依他起性之清静分，而此清静分依他起性就是出世间之清静涅槃。染污分和清静分都是依他起性，其关键差别在有没有起无明我执之执著，所以，生死之世间，除其执著即是涅槃之出世间；涅槃之出世间，对之起执著即是生死之世间。《大方等大集经》卷十七说：“凡有染着横窟妄想戏论取相，是名生死；涅槃者无染着横窟妄想戏论取相，是名涅槃。”要想离开世间生死，另外有个独立的出世间涅槃；或者离开出世间涅槃另外有个独立的世间生死，那都是不可能的。

《楞伽阿跋多罗宝经》卷一说：“诸声闻畏生死妄想苦，而求涅槃，不知生死涅槃差别一切性妄想非性，未来诸境界休息作涅槃想，非自觉圣智趣藏识转。”小乘声闻厌世间生死而欣出世间涅槃，错把前七识等的暂时休息当作涅槃，没能在阿赖耶识上用功，无法转舍其染污分而转得其清静分。在大乘看来，小乘只证得了有余依涅槃、无余依涅槃，而没能证得本来自性清静涅槃、无住涅槃。《妙法莲华经》卷二说：“但离虚妄，名为解脱，其实未得，一切解脱。”只有诸佛才证得了四种涅槃，到达彻底的出世间之目的地。而声闻最终必回小向大，舍弃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之执著，修习般若、慈悲，得四智菩提，圆满诸佛所圆功德，圆成佛道。《妙法莲华经》卷三对已经证得阿罗汉果的小乘圣者说：“今为汝说实，汝所得非灭，为佛一切智，当发大精进。汝证一切智，十力等佛法，具三十二相，乃是真实灭。”诸佛引导小乘阿罗汉继续修习十力、四种智慧、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等功德，才是真正的涅槃。《楞伽阿跋多罗宝经》卷二说：“彼诸一切起烦恼过习气断，及觉法无我。彼一切起烦恼过习气断，三昧乐味着非性，无漏界觉。觉已，复入出世间，上上无漏界，满足众具，当得如来不思议自在法身。”小乘阿罗汉从灭尽定起，断除一切烦恼习气，证法无我，得如来不思议法身，才是真正的出世间。

四、出世间的积极精神

如前所述，出世间即是世间的实性，而证得四种涅槃和四智菩提，才能达到真正的、圆满的出世间。这中间有一个转依的过程，而此过程即是出世间的过程，是极为积极的过程。

《成唯识论》卷九说：“无得不思议，是出世间智；舍二粗重故，便证得转依……是出世间无分别智，断世间故名出世间，二取随眠是世间本，唯此能断独得出名。”根本无分别智证得真如，此一刹那以正智缘真如，正智真如冥合为一，无能无所，世间、出世间平等平等；之后依此根本无分别智，起后得无分别智，长劫修习，不断清除阿赖耶识中的杂染种子，不断增长清静种子，

断除二取随眠，转依而证得彻底的出世间。“了知法界体性平等，普入三世，永不舍离，大菩提心，恒不退转，化众生心，转更增长，大慈悲心，与一切众生，作所依处……于不可说不可说劫，行菩萨行。”^③

长劫修行对治阿赖耶识所达到的转依境界，即觉悟成佛境界，并非一切断灭，断灭的只是能取所取之执著等一切杂染种子，获得、圆满的是一切清净的功德。《大般涅槃经》卷五描述诸佛所获解脱，从空与不空两方面展开：“空者，谓无二十五有及诸烦恼一切苦一切相一切有为行……不空者，谓真实善色常乐我净不动不变。”《摄大乘论》卷二说：“诸如来任运佛事无有休息，于其圆满波罗蜜多，复更修习六到彼岸。”圆满成佛之后并非功成事毕，而是真实获得了帮助、教化、利益众生的全部功能，从世俗层面来说，是崭新的起点而并非终点。“我虽说涅槃，是亦非真灭，诸法从本来，常自寂灭相。”^④这是从诸法法性的角度来说的，或者从诸佛法身的角度来说的。如果从诸佛的报、化身功德的角度来说，则“一切障脱故，所作无竟故，佛毕竟涅槃，毕竟不涅槃……一切障脱故者，由佛解脱一切烦恼所知障故，依此意趣说言诸佛毕竟涅槃。所作无竟故者，由佛普于一切有情，未成熟者欲令成熟，已成熟者欲令解脱，是所应作，此事无有究竟之期。故佛毕竟不入涅槃。若异此者应如声闻毕竟涅槃，是则本愿应空无果。”^⑤一切烦恼障、所知障都断灭了，这是毕竟入了涅槃；帮助、教化、利益众生的愿力和事业永远没有止境，所以毕竟不入涅槃。

由上所述，可知大乘的出世间，即是以出世间的根本无分别智和后得无分别智，修行六度万行行菩萨道、觉悟成佛后继续六度万行度化众生的事业，永远没有止境。而从世俗的空间的意义上来说，并没有离开世间。可以说，世间既然包括整个宇宙及宇宙万物，出世间就绝非、也绝不可能是空间上的迁移，更非狭隘地从离开人群社会走向深山古寺。“所谓‘出世’，并不是将此身抛出世界之外”^⑥，“非去此之彼，有如常识空间之意义”^⑦。

太虚大师曾经由浅至深、系统地阐述了出（离）世间的内容。他在《大乘本生心地观经讲记》一文中，将出（离）世间分为四个层次。一、离开烦累沉闷的尘俗生活独自躲到古寺深山，这是“凡夫之离世间”，这种出（离）世间，“乃依俗人之观察名为离世间耳，而实非佛法中之离世间也”。二、修习禅定，离开五欲缠缚之欲界，此为佛教与外道所共的功德，所以不是专属佛教的纯正之出（离）世间，而是“外内共同之离世间”。三、看破三界之虚伪、不真实、无常之本性，超越三界有情、器世间，证得世间之“无漏涅槃妙境之法界”，这是“三乘共同之离世间”，不是大乘独有之义。四、“超出三界乃至声闻、缘觉、菩萨九法界，以及超九法界之佛界、涅槃、或超过涅槃之任何法”，超越一切分别、对待、安立、思议，是“根本无分别智所行，诸佛大圣之所独证”^⑧的一真法界，这才是大乘佛教所独有的出世间义。太虚大师的这种分析，突出了由凡夫而至大乘菩萨的“圆渐”的出世间义，这不仅是佛教出世思想的本义，而且契合时代，体现了由人而菩萨而佛的“人间佛教”的精神，所以他提倡学佛须是在广泛的社会生活中，在士

农工商等各个行业，以大乘心的动机、以修菩萨行的实践，干好自己的本分工作，从而使世间的有限的工作获得出世间的无限的意义。

吕澄对佛教的出世间义有比较准确的理解，他认为，佛教的出世间，出离的只是“所应破坏、变革的一切染污、不善成分”，佛教的出世间思想对待人生社会的态度，“不能看做否定人生，而是改革人生的……佛家在这一方面牵涉到世出世的问题，依着菩萨乘的践行，是要投身于世间，渗透于世间，而求世间本质上的变革，并无脱离世间生活的说法”^⑨，“乃俱而不染，即相涉而不相应也……必行世乃得与世相涉，犹莲之植根淤泥，乃有所吸收滋养也”^⑩。进入人生社会、改革人生社会、进善人生社会、发达人生社会、觉悟人生社会，这才是大乘佛教出世间思想的本义，而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比喻，真正恰到好处地表达出其立身世间（淤泥），而又超越世间（淤泥），即世间而创造出美好的出世间（莲花）的深刻寓意。

（责任编辑：又小易）

①《憨山老人梦游集》卷三十九。

②刘谧《三教平心论》。

③《杂阿含经》卷四十九。

④《杂阿含经》卷九。

⑤《妙法莲华经文句》卷四。

⑥《大智度论》卷七十。

⑦《瑜伽师地论》卷十九。

⑧《太虚大师全书》第二十六册，13页，《佛教两大要素》，宗教文化出版社，2005年版。

⑨《般泥洹经》卷上。

⑩《杂阿含经》卷九。

⑪《大智度论》卷二。

⑫《大方等大集经》卷三十三。

⑬《大般涅槃经》卷二十。

⑭《大般涅槃经》卷二十八。

⑮《华严经》卷十六。

⑯《大智度论》卷二十三。

⑰《大方等大集经》卷五十七。

⑱《大般涅槃经集解》卷六。

⑲《俱舍论》卷十三。

⑳《成实论》卷九。

㉑《楞伽阿跋多罗宝经》卷三。

㉒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卷十九。

㉓《解深密经》卷二。

㉔《成唯识论》卷一。

㉕《别译杂阿含经》卷六。

㉖《杂阿含经》卷八。

㉗《杂阿含经》卷十八。

㉘《华严经》卷十六。

㉙《摄大乘论》卷三。

㉚《摄大乘论·世亲释》卷五。

㉛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卷十九。

㉜《妙法莲华经》卷一。

㉝《摄大乘论世亲释》卷十。

㉞《太虚大师全书》第五册，105页，《大乘本生心地观经讲记》。

㉟《吕澄集·佛法与世间》，99页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，1995年。

㊱《太虚大师全书》第五册，62页，《大乘本生心地观经讲记》。

㊲《吕澄集·正觉与出离》，28页。

㊳《吕澄集·佛法与世间》，99页。